說苑新序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曾鞏之
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
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
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
著書建言尤歎有為於世忘其枉已

而為之至論新序則以為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為鍾鏞為鼎彝尊罍皆是也

及其既有成器則鐘鏞之不可使為
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為鐘
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
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
將必為天下裂矣子思談道最為精微
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

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達
至是則止耳苟式鳶而必求其所以戾
于天則鳶者始躍膠膠然亂於上矣苟
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
膠膠然亂於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
其自序以為功於者惟曰入則孝出則

弟守先生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
精微之際盖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
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
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
於禨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侯至魏
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即鞏之所推獨
稱楊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
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
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眞能純於道德
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
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

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為
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
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
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為忠
夫以子政為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
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

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
失其旨意即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
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
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
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
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

豈枉已者之為使肯枉已則子政以
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
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
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
輩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
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
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
之旨率求為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
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
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
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故史舊聞惟
子政之書特為雅馴今讀說苑二十

蒲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脩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倍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廼為之辯著如此云

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
今存者五篇餘皆亡匡洨士大夫間
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
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
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

書奏之欽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
不當於理故不浮而不論也夫學者
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
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
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
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
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
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
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

言尤欵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欵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欵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

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護卷第一 使水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道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卷第二 國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為集以為百家卷第三 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新造事十萬建本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卷第四 觀臣向昧死

立節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貴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復恩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第卷第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政理第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第卷第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叢談
尊賢卷第十七 雜言 卷第十八 辨物
卷第卷第十九 修文 卷第二十 反質

此下頂格起接曾鞏校上序

正諫 此
卷第十
敬慎
卷第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卷第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第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叢談
卷第十七
雜言
卷第十八
辯物
卷第十九
修文
卷第二十
友質

咸淳本說苑二十卷半葉九行二十八字黑口左右雙
邊板心上方記字數下方記人名元補板居其半舊為
藝芸精舍藏書今歸鄧孝先同年群碧樓中病中
無聊假来取勘此本復恩葊補木門子高一條立節
葊補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一句皆与盧校相合其餘字
微師購得北宋殘本十一至十九卷竣病愈往借重勘
馬丙辰冬至前四日傅增湘識於雙鑑樓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沛郡劉向上書

明 新安程榮校

○○○○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
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
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
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

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矣書曰瞽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王曰咨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
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
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
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
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
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
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
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
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愼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是之愼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覯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

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

唐叔虞於管周公曰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藥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蓋掌殿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

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
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
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
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
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
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
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
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
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
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
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
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
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
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
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高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語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
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
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
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
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
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
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竇子侍先君能以
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

不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illegible]其能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
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不游寡人請見之晏子
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
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將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
[illegible]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
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後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强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

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絶聖國不絶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意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五人羣臣曰闔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告者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許勝之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許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有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辭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恥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

榛蕀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瘥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潦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

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痛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

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言卑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甚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甚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乎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寡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亦得焉必以吾時尊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寡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藥激遊將泝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藥激爲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藥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藥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藥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諸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諸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藥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晶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晶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晶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搥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蘧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驅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曰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至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諭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君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
止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諛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友
晏子之義而順諛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
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
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
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
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
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
此之謂也
齊人弒其君舂襄公侯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
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
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
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

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

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第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郡劉向曾上

明　新安程榮校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

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早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採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隧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當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絕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閨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忠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大夫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

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

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

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

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寘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郎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牙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徼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半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慨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公曰君得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

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五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壁五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

公曰何謂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
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
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
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君言不見
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
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

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
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
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爲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
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
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
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
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
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

無義後其未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後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救車駑馬以朝士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

乘車者毋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今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篋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充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爲之順從命病君爲之諫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

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
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
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有能元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
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
爲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
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亡賢妒能而亡其功闇君畏賢妒能而
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亡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
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於衆
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
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
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諛言不譽也

高縣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縣之事夫子
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以陋
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溺
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虛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與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惇闇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竊恩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

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終

丙辰十一月初七日校
錢塘郭志學寫

說苑卷第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灌者光浦郡大劉司署

明　新安程榮校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德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

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福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貧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蹇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變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門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贄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

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養其田莫知養其心養田莫過利苗得粟養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養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審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審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

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審越之材而久不止其
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好子路曰好長劒孔子曰非此
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
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
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
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
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
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宛爲之
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
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
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
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墉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
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
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
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
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
虞君問盈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
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
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
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

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恭恭之天也君人者以
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
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
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
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吕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搖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

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畏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辰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鄧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孤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說苑卷第三終

十月初八日校

說苑卷第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奏

明　新安程榮校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安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怙負夠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

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

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子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

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魯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矣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仮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仮雖貧也不忍以身

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

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劒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讒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逃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采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

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曰公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雖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必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臨危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出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興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荷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暮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暮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禍於彭山之上

拂胷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壯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拂胷揣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壯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襜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纓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

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柠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郢之戰楚大勝晉歸

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平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終

十一月初十日校

說苑卷第五

鴻嘉

貴德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
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
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
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其
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
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惽惽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
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
露宛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彈道

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
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
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
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絶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
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
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
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禄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

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播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剗灰敵使厓不余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眞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

千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況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
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
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
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
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
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吾威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
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觳觳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
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

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

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illegible]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倫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觳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憮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爲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責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收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暦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羨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

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共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

之衆人喜之不省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
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
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
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
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
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
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
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
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
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
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冤前
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
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
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
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偷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螾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失道者也

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施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
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
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
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
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
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
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
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
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
難趙有孟姬之讒藥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
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悳豈在明
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
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
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嗜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

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終

說苑卷第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勳劉向上

復恩

明　新安程榮校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此有超異

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蹶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蹙以走蹙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蹙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龐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矣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恥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酌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
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
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幸穫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籧篨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
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
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
反國乎對曰籧篨豆茵席所以宮者也而棄之顏色黎
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上
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
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

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已力不亦誣乎
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毋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毋曰亦使知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毋曰能如是與
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
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
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十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
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
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
文公酌諸大夫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
予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

其處一鼈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
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倘曰請
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悉莫之能禦今爲
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上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
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雨田之詩

鄒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
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
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
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
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
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
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穀厭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于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嚴報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嗾管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其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文之絳君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嗇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遽闕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

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

來朋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將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遂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

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謝曰
公苑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
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徒卒道出令背去盎遂歸
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
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
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
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
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
讓也襄主報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
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
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
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
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
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
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襁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于翳闕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垂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

氏乎夫自中衍皆羸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朝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窮悅先生之義顧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聘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

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兵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其約束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大曰楚魏謀欲伐齊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

宋本此條在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條前

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楹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抶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

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二年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為卿

此條補在北郭驗條前

說苑卷第七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漢者沛郡劉向者

明　新安程榮校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

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櫛機之禮宣如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陁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

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慄慄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大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豈敢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

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

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窮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桑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

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
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
爲愚故名此谷爲愚谷桓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
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
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
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
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
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
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
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侯之以刑則
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
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
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

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廩是謂四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廩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議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
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
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
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
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嬉遨下不陰宮不冲宮室以實
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
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
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
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
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
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
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喜也不善則讎也夏
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
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刑都

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

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廓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卭此傷姦臣

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大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廁室久而愈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庸曰此地民有貴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大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鮂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朱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雖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已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

宋本傷上有亡字

宋本失此葉

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

大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祀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竿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面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提行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槀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槀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則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敦本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愼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疇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謀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

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來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

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閭羅門之羅敝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閭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敝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